

2024年是齐白石诞辰160周年，北京画院“借山吟——齐白石的画意诗心”、辽宁博物馆“丹青万象——齐白石和他的师友弟子们”与成都美术馆“白云深处作神仙——齐白石精品研究展”都不约而同布展，聚焦齐白石。在大师笔下，乡愁表现得淋漓尽致；而大师与胡适之间，亦有着一番曲折的交往旧事。

□周惠斌

白石老人生于1864年1月1日，1957年9月16日病逝，享年93岁。齐白石晚年在书画作品上，有相当一部分都题写了自己的年龄，如“戊子八十八岁白石”“九十四岁白石老人”等，甚至创作于1957年的作品上，还出现了自署“九十七岁白石”（《牡丹》图）的情况。白石老人为何要为自己添加年龄呢？

1946年秋，胡适结束了在美国任职9年的外交工作返回北平，出任北京大学校长。彼时，耄耋之年的齐白石正找人帮他写传记，首选对象便是胡适。但是，齐白石与胡适并不十分熟稔，虽然齐白石曾为胡适篆刻过印章，胡适早年也曾收藏过齐白石的画作。不过，受邀的胡适表示“我很感谢他老人家这一番付托的意思”，因此欣然接受了这项写作任务。

齐白石为胡适提供了十多种资料，包括自撰的《白石自状略》初稿、发表稿、写定本数种，杂记稿本《三百石印斋纪事》一册，残页《入蜀日记》，自撰《齐璜母亲周太君身世》，友人王森然所作《齐白石传》一册，另有《借山吟馆诗草》（自写影印本）《白石诗草自叙》初稿、改定本和《白石诗草》残稿本等诗作，以及一些参加活动的剪报、函件等。

由于事务繁忙，胡适一直到第二年暑假，才开始着手写作。胡适治学严谨，精于考证，他在编撰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疑点，在不同的资料中，关于齐白石年龄的记载，上下前后颇不一致，起码有两岁的误差，因此认为齐白石的真实年龄值得推敲。譬如，齐白石80岁写的《白石自状略》，当时是民国二十九年（1940），以此往前推算，他的生年是咸丰十一年辛酉（1861）。而齐白石自撰的《齐璜母亲周太君身世》一文中，他的生年却是同治二年癸亥（1863）。胡适顿生疑虑，认为这里或有隐情，他不便直接去问齐白石本人，就把疑问与考据一一记在初稿的小注中。

1947年8月，胡适依靠有限的资料，完成了1万多字的初稿。他将抄清本送交齐白石审核，原稿请与齐白石有多年交情，又是自己的好友、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添补改削，顺便帮忙解答自己心中的疑问。后又将此稿交给史学家邓广铭补充。

黎锦熙与齐白石都是湖南湘潭人，两家是世交，齐白石年轻时曾在黎家做过事。受胡适委托，黎锦熙除了在自己的日记中摘抄出相关资料予以补充，还不时前往齐家，与白石老人促膝话旧。黎锦熙终于了解到，齐白石老年在长沙的时候，有一个叫舒贻上的算命先生曾替他测过生辰八字，说他75岁时大限将至（有大灾难），给出的破解之法是，让齐白石在1937年的农历三月十二戌时，念佛三遍，佩戴金器，避开属龙和属狗的小孩，如此可祛凶转运。并在手批的“命书”封面上，题写“十二日戌刻交运大吉”，又在“命书”里写下：“宜用瞒天过海法，今年七十五，可口称七十七，作为逃过七十五一关矣。”齐白石深信不疑，为躲避灾难，他在75岁那年给自己增加了两岁。就这样，1937年原本75岁的齐白石一下子变为77岁，跳过了“不祥”年份，这就是所谓的“瞒天过海”法。

后来，胡适据此在“年谱”中齐白石的“生年”一节，添加了一段按语：“周太君年十七嫁齐家，年十九生白石……白石当七十五岁时，采用星命家‘瞒天过海’法，自己增加了两岁。他自己在八十岁时写《自状略》，其实他那时只能算七十八岁，世人依据《自状略》上推他的生年在咸丰十一年辛酉，实在是被他‘瞒’了。”同时，在“年谱”民国二十六年丁丑（1937），齐白石75岁那年，加了一段说明：“自改为七十七岁，在北平。长沙舒贻上（之鑒）曾为白石算命，说‘是年脱丙运交辰运，美中不足。’白石在名册上批记云：‘十二日戌时交运大吉……宜用瞒天过海法：今年七十五，可口称七十七，作为逃过七十五一关矣。’”胡适因此感慨：“白石老人变的戏法能‘瞒天’，终究瞒不过历史考证的方法。”

白石老人的年龄之谜



可是，齐白石自1937年或75岁为自己加了两岁之后，和实际年龄另外多出来的两岁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又得从公元纪年、中国农历纪年说起。按照中国民俗普遍采用一岁为人生起点的计岁（民间所谓的虚岁）方法，人一出生就算一岁。此后，每到农历过年，就再添加一岁。齐白石出生于清同治二年（1863），农历癸亥年的岁底11月22日（公历1864年1月1日），按农历来计算，出生就一岁，到了次年的农历春节，即为两岁。也就是说，齐白石出生在阳历元旦、阴历年底之前，他在零周岁这年，按虚岁计算就已两岁。这样一来，齐白石的虚岁年龄就比实际年龄又多出了两岁。

于是，胡适坚持人物传记必须遵从生活真实的原则，在编撰齐白石“年谱”时，对其生平纪年作了更正，还原了齐白石的真实年龄，特别是书画落款在1937年之前的，或自署小于75岁的作品，一律减去两岁；而落款在1937年以后，或自署大于77岁的作品，统一减去四岁。

1949年3月，胡适将《齐白石自述编年》改名为《齐白石年谱》（增补至3万余字），请画家汪亚尘的夫人荣君立、著名学者顾毓琇从他们收藏的齐白石画作中挑选出十余幅，以及罗寄梅为齐白石拍摄的一幅照片，以胡适、黎锦熙和邓广铭三人合作编撰的名义，交商务印书馆（上海）出版发行。

然而，胡适的考证与齐白石内心希望传记写得丰富饱满、妙笔生花的初衷背道而驰。据说，齐白石对胡适“戳穿”了他“瞒天过海”添加年龄的做法，很不满意、颇不愉快，为此还请艾青为他重写传记，当然这已是后话了。

蜘蛛、苍蝇、知了、老鼠皆可入画，柴耙、蒲扇、锄头、镰刀跃然纸上，这是标签似的齐白石画风。这些本身并不具“美感”的物象，在齐白石的笔下，顿然有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油然而生的乡愁记忆。它们之所以频繁出现在齐白石的画作中，首先源于他长期的农村生活阅历和细腻入微的观察，正所谓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；更重要的，是他浓浓的故土情怀。

1864年1月1日，齐白石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市白石铺杏子坞星斗塘村。1878年，他拜周之美为师，学习雕花木工。直至1889年，拜胡沁园、陈少蕃为师学习诗文和国画，并得胡沁园帮助，方才脱离木工生活。十多年的木工雕刻经历，练就了他对物象观察细致入微、造型生动自然的独门绝技。

“小老鼠，上灯台，偷油吃，下不来。喵喵喵，猫咪来，叽里咕噜滚下来。”为了留存这单纯而快乐的岁月，齐白石笔下的油灯老鼠不计其数，而且灵动可爱，充满了童心童趣。他有一幅《老鼠偷油图》，画面描绘了三只小老鼠和一个正燃烧的烛台。烛光闪闪，烛油滴滴，三只老鼠浓淡相间，姿态各异。旧时的油灯是由食用油制作而成，所以点灯的油对于老鼠来讲甚是一种美味。白石老人观察细致入微，看似草草几笔，却将鼠、灯烛的动态之感巧妙地展现出来。

齐白石幼时家贫，常与小动物为伴，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。知了、蚱蜢、蝈蝈、蜻蜓，甚至螃蟹、屎壳郎都时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。他曾作有一幅《蜘蛛》图，画上题道：“如儿于象坊桥畔获此蜘蛛，余以丝线系其腰，以针穿线刺于案上，画之。三百石印富翁记。”童心童趣充盈其间。

柴耙曾是早前村里最常见的器物。暮秋时节，草木凋零，乡野间三五成群的孩子们手拉柴耙，肩背竹筐，呼啦啦地搂起了柴草，这样的场景齐白石自然再熟悉不过。

1932年，常年漂泊在外的齐白石思乡之情愈切。他偶然间在衡山看到有人用柴耙搂松针，在岳麓山爱晚亭又见人耙枫叶，小孩子则拿它当竹马，触景生情，打开了他记忆的闸门，匆匆拿起画笔，将浓浓的乡愁完全倾注到一幅《柴耙图》中。画面非常简洁，就是一把再普通不过的竹耙子和两段富有诗意的题款。右上款为：“余欲大翻陈案，将少小时所用过之物器一画之，权时画此柴耙（耙），第二幅，白石并记。”左下款有云：“似爪不似龙与鹰，搜枯爬烂七钱轻（余小时买柴爬于东郊，七齿者需钱七文）。入山不取丝毫碧，过草如梳鬓发青。遍地松针衡岳路，半林枫叶麓山亭。儿童相聚常嬉戏，并欲争骑竹马行（南岳有松数株，已越七朝兴败，麓山有枫叶亭，袁随园更亭名为‘爱晚’）。”左下款生动、细

齐白石笔下的乡愁

□周东升

致的描述，本身就极具画面感，再加之中间简洁、超脱的物像，将齐白石的愁怀离绪阐释得淋漓尽致。一件平凡无奇的日常物品，白石老人寥寥几笔画出大致形态，再题三两字句或者即兴一首诗作，立刻让你有了似曾相识的感受。

一把缺边少沿的破蒲扇，本是普普通通消夏纳凉的物件，然而在齐白石的笔下，却具有了别样的风情。“竹床蒲扇养天真”，这是宋代僧人释智圆的一句诗，我们常在古画上看到僧人或童子摇扇烹茶、炼丹、熬药的情景。这样的题材被画家沿袭，齐白石画有《煮茶图》，描绘的是一赭石色的风炉上，置有一把墨青的泥瓦茶壶；炉前，有一把破的大蒲扇；扇下，露出一个火钳柄；旁置三块焦黑的木炭。“茶熟香温且自看”，生动地表现了白石山人在日常生活中对煮茶、品茗的浓厚情趣。

牵牛花是一种藤蔓植物，其藤缠绕交织，绵延不断，宛如剪不断，理还乱的思绪，因而在文人雅士的心目中，它有一种斑斓的美，一种昂扬的美，一种顽强的美。牵牛花的风姿同样镌刻在齐白石的心目中。他一生热衷于刻画牵牛花，作品广泛流传于民间。齐白石画牵牛花始自上世纪20年代，源自一段与梅兰芳先生的友情。齐白石在梅兰芳处见到“百来种样式的牵牛花，有的开着碗般大的花朵，从此我也画上了此花。”童年记忆中的篱边牵牛花，引起了他对宁静、亲切的田园诗意的共鸣，对于童年的回忆和家乡的眷恋便通过对牵牛花的创作得以寄托，继而成为齐白石艺术的经典符号。《牵牛花蜻蜓图》，创作于上世纪40年代中期，是白石老人佳作频出的巅峰时期。与常见的牵牛花有所不同，他一改红花墨叶的面貌，而以花青加藤黄画出藤和叶，淡墨勾叶脉，在极淡雅的枝叶上，点睛洋红色牵牛花，画幅右侧一只大写意的蜻蜓为画面平添了几分生气。

扁豆作为时令蔬菜，每到秋分时节，一嘟噜一嘟噜地缀满了农家的篱笆墙。母亲炸的扁豆鱼，令人馋涎欲滴，唇齿留香。那些远离故乡的游子，隐隐的乡愁中，珍藏着母亲忙碌的身影和儿时熟悉的味道，并时不时涌上心头。托物寄情便成为他们最好的表达，齐白石作有《扁豆草虫图》一幅，并题款道：“已过……秋渐凉，短篱风细豆藤香。”观画品款，让人顿生“多少天涯未归客，借人篱落看秋风”的思乡之情。

浓厚的乡土气息，纯朴的乡间风情和天真烂漫的童心，是齐白石艺术的内在生命；而那热烈明快的色彩，墨与色的强烈对比，浑朴稚拙的造型和笔法，工与写的巧妙结合，是齐白石独特的艺术语言。他曾说，为万虫写照，为百鸟张神，要自己画出自己的面目。

人文投稿邮箱：qlwbxujing@sina.com